

三

次

生

病

記

李光南

## 引言

農家子出身的我，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長大，應適者生存的原則，後天雖飽經憂患，但都能化險為夷。我身體很強壯，但性子過急，又嫉惡如仇，五十歲左右，才初次去量血壓，居然很高。當時環境不容許，自己又不會調養，因此造成幾次大病，有的是真，有的是假，有的有驚無險，有的有險無驚。現在在臺灣活着艱難，帶病活着更艱難，特把我幾次生病的經驗，用擺龍門陣方式寫出來，勸人愛惜身體，注重健康，也是自勸的意思。承中外雜誌社主編王成聖先生索稿，特此應命。

## 我的主治醫師死了！

一九五二年六月，我在各糖廠討論臺灣甘蔗栽培法後，喉部常常在痛，到臺南空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姚××去看，他說我喉頭發炎，勸我少抽煙，吃一種抗生素藥，還用吸入器加藥薰喉

頭。這樣的維持到八月初，身體日漸萎靡，喉頭

費花掉了。

更覺不舒服，虎尾的推廣工作，雖然是擺脫了，但是這幾年來，勞心又勞力，皮肉做成的身體，透支過甚，那時已宣告破產（Break down）。姚大夫老說是喉炎，喉炎。於是他建議「陸海空三軍總動員」來醫治我這個頑強的喉炎。開了三樣抗生素藥，每六個鐘頭吃三粒。那時沒有公保，所有的醫藥費，全是自理。每天要花六十四元新臺幣的藥錢，實在可觀。我以為有所寫的「遺傳學在民主與極權國家」一文的稿費可以支付，還滿不在乎，以為可以補貼一切的開支。一九六五年有位很好的美國朋友來看我們。那個朋友喜歡收集各項的古物。我請我妻如玲拿一塊袁大頭送他。如玲說，我們在臺南時，你從上海帶來的

自進了清華以後，我對於中醫常存「鄙視」的看法。九月半左右，用科學方法治療我的「喉炎」的藥丸，吃了三個多月後，毫不見效，病情有日益加重的情勢。是不是反常心理的作祟，或者人們就有反抗的心理。經一位公司的朋友勸了又勸，說公司有位「儒醫」陳××，原是橘子頭糖廠的副廠長，說他醫道及醫德「玄而又玄」。加以喉頭不舒服一天天的更嚴重。於是挺而走險，就請陳××來家，開了個「單方」。只有一味黃連，要甘肅產的。如玲又不知道賣了多少袁大頭去賣了一大塊黃連。煎熬以後，要我把這個濃黃的苦水嗽口來「清火」。袁大頭花掉了，火還沒清掉。當年十一月五日，貝斯颱風從恆春登陸，臺灣南部受損害相當的大，六日，我仍冒着疾風雨到空總去找姚大夫。真是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」護士告訴我說：「你還不曉得嗎？昨天晚上，姚大夫的房子被風吹倒，姚大夫全家四人，全被壓死。」那一天，高雄一共有六

人喪生，而姚大夫一家就佔了三分之二。我聽了護士說的不幸消息後，差不多要暈倒，自己的主治醫生已過世，今後又有什麼辦法可想，一面替姚大夫悲傷，一面替自己的病着急，今後又作何打算呢？於是寫信給臺糖雷代總經理寶華先生。他回信。勸我到臺北就醫，說臺北醫生多而好，一切費用，公司可以設法。於是如玲偕我於十一月中旬乘火車北上，住在劉協理淦芝家中。本來打算到中心診所的，但是那時中心診所不收病人，也不掛號。無法可想，只得住在友人家中等。等候中的我，心中惶惶，喉頭更不舒服，經友人介紹，請了一位臺北的名醫朱××來診治。似乎每天他都來劉公館一次，因為我血壓高，要吃藥，讓我好好休息，高血壓及喉病自然會好。同時公司也大包小包的東西送來，給我精神上無限的慰藉。十二月初，中心診所復收病人，經如玲事先去接頭，想去檢查後返臺南，本來如玲告訴孩子們，十天八天我們就可回去的。北上時，行色匆匆，什麼也沒有帶。家中事向來都是如玲經管，當時什麼事都沒有安排就陪我北上，如玲實在放心不下家中孩子們。

### 腦部陰影是底片發霉

那時中心診所，設備比較簡單，掛號後，由擔架抬我到二樓。在樓上的那一剎那，我心中想，人還沒有到五十，生病後就要擔架幫忙，是不是今後就不能再作事了。越想越為自己可憐，於是眼淚像珠子那麼大一粒一粒的滾出來。等到護士來量血壓時，不得了，很高很高。主治的內科

醫生是丁×，是臺北那時負有盛名的醫生，給如玲一張通知單，是紅色的，表示病危，病人隨時都有不測的危險，家屬要隨身照料，不能離開，同時不准我走動，大小便都在床上辦理。我的喉病經耳鼻喉科主任王××，用一具手電筒似的工具隨便看了一眼，不像姚大夫用的很強的電光，反射到我喉頭，把我舌頭用紗布包着拉出來，用反光小鏡放在聲帶上，叫我說「啞，啞，」只說喉頭發炎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他還不知道我已經休息好幾個月了都沒有好。我又不能說話，不能讓他瞭解我真實的情形。於是自己乾着急，因此血壓繼續地保持一個很高的紀錄。臺北住久了，才知道氣候之壞，壞得駭人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全月，差不多每天下雨，不下雨也是陰天。全月只有三天出太陽。我是川人，蜀諺有「蜀犬吠日」的一句話，也可以用在臺北了。我本來有輕微的風濕病，在席夢思的軟床上睡久了，總覺得左脅下隱隱在作痛。後來胸部亦陣陣的痛。醫生說，要照X光檢查看看。於是接連着的全身的骨骼檢查，最後判斷，說我骨骼已有敗壞的陰影，胸部的骨及頭部的骨共五處有 Bone deterioration 的象徵，以現代醫學的看法，這是癌症的 Metastasis，是癌症已行擴散的第二期了，從原來的發源處擴散到骨頭。於是把我這個病人，從內科轉到外科，科主任是張××大夫，他是臺灣那時外科的名醫，在他的手中，好多外科的病人，都手到病除，的確是今日的「華陀」。我亦慶幸有這位名醫來為我醫治，當天晚上，胖胖的中等身材的鄧大夫來檢查我的攝護腺。鄧大夫

的手短，短短的中指伸進我的肛門，悉心地研究了約十分鐘左右，那個難受的滋味真不好受。接連着有三位實習醫生來研究我的攝護腺，每位實習的人研究的時間不等。最後一天是張××大夫親自出馬。他用的時間比較少。似乎衆口一詞的說我攝護腺B漲大了。當然一加一是二，攝護腺漲大是癌症的發源地，第二期的擴散是骨骼敗壞，加以我每天喊胸口痛、頭痛，更證明他們的判斷是百分之百的正確。於是我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初就由外科轉回內科。這種科別的轉換，當然給一個略懂醫學常識的病人一種強烈的暗示。同時張大夫親自告訴如玲，說我的癌症已到第二期了，生命最多能維持四五個月。如玲問他，到國外去醫治有沒有辦法。他說到國外也沒有辦法也許他短暫的生命可以延長少許，如玲又問他，去日本好不好？他的建議是美國紐約的 Memorial Hospital。如玲請他可否等二十分鐘，讓她去臺糖公司請負責人來同他討論。（這些交涉及經過，都是事後如玲告訴我的。）不一會雷代總經理孝實偕如玲來診所。最後的決定是：由臺糖設法送我到美就醫。有了這樣的決定後，孝實先生立刻上陽明山，徵得楊君毅繼曾先生的同意後。一方面還請臺糖駐紐約的代表包新第兄向 Memorial Hospital 接頭是不是有床位。也算我運氣好。朱驥先院長有一天在某次宴會中與陳辭修院長碰到，當時陳院長在皮包中把簽呈找出就批准。我在床上睡了兩個月，好像患了癱瘓病，全身無力，喉頭仍在痛，全身也都在痛，焦思

若焚，血壓仍是二百度左右。有一天公司的同事楊慶餘先生來找如玲，適如玲外出，他拿着張英文的電報稿。我接過來看，是打給紐約 Memorial Hospital 的。把我這個患癌病的嫌疑犯的病歷寄給他們，看這個醫院收不收這種病人。我有一個科學頭腦，凡事都在細心的研究，口雖不能說話，頭腦還是很清楚，尤其最近一切的遭遇，都是神秘性的，如玲愁容滿面，事事都在支吾，我心中已有數了。看見這個電報稿後。好像晴天打了一個大雷，全身顫抖，好像被宣佈死刑一般。想此生完了，完了！！如玲回來知道天機已洩露，於是設法請同班同學芝加哥大學醫學博士（外科）周思信同學從陽明山專程下來（他在山上受訓）對我分析分析我的病情，他百般的設法安慰我說：「就是已有癌症的話，到美國去還可有救。」他又細心的看了我的X光照片，的確在胸骨及腦部都有陰影的存在。可惜的是X光專家吳靜博士當時在外國考察。我去美國之後，他回來把這些陰影發生的原因找出來了，原來在腦部那些陰影是底片發霉所致。

## 「先聞凡心未盡、死不 了！」

不久，美國紐約 Memorial Hospital 的回電來了。說：「可以收。」出國手續，向來很繁雜。如玲就托好友孫××去辦，兩天後，全部辦完。記得那次臺北的報紙還說：「三小時內就把出國手續辦完的成績。」最後一關到美國領事館簽證。擔架抬我到汽車上，由臺糖公司顧問 Mr.

Arms 陪我及如玲到領事館，Mr. Arms 陪領事（女的）出來，我仍睡在車的后座上，做宣誓等等手續。這位矮胖的中年婦人，好像很同情我似的說：「那麼遙遠的路程，您這個衰弱的身體，吃得銷這個長途跋涉嗎？」並祝福我順風及平安的到達目的地。我已兩個多月癱倒在床上，事事都離不開如玲。自己決不可能單獨前往紐約。於是與代總經理雷孝實商量。孝實先生是一位慈善為懷的長者，知道如玲曾學過護理，於是請如玲照料我到美國。她的費用，當然也是臺糖公司擔負。孝實先生又到辭修院長那裏去一次才辦妥。辭修，孝實兩位先生的同情心及對於學人的愛護，實在偉大。一切手續辦完善後，如玲希望回臺南一行，把家中事安排後再陪我到美國去醫病或「收屍」。是不是我心理反常或者是自私自心太重，高低不讓如玲回家。在臺南的四個孩子，每個月只有八百餘元的收入，還有一些配給，長女恩澤就讀臺中農學院二年級，我病後已休學在家半年了。長子澤豫那時是臺南工學院三年級生，是一個十八歲的大孩子，我們走後的「當家人」。

來抗戰勝利後，總幹事薩本棟院士害胃癌，聯先院長親自送他上飛機，本棟還自己提行李，不料竟成永訣。聯先院長看見我那狼狽的情形，看都不忍看，擔架抬我上航空公司的飛機上，那時還是螺旋槳的發動機，從臺北到東京，足足要飛八小時，上去後，空中小姐已經把兩列的座位放平，好像一張床，讓我睡在上面。外面還張一個布簾，到東京後，臺糖駐東京的代表是清華同學趙璋兄，來機場照應，送我們到醫院去檢查，是不是我可繼續前行。第二天坐 Pan Am（泛美）的飛機經阿留申的一個小島（十小時）。再飛西雅圖（十小時）。接我們的是包新第兄約的楊××君，他是從舊金山飛來辦入境手續後把我們送到飛機場附近的一家醫院。擔架抬進去，一位護士帶我們進一間病房，把我放在床上後，我抬頭一望，對面的門牌號是十三。「入境從俗」，美國迷信十三是壞數字，我請護士把這個門牌蓋起。院長是一個白頭髮五十歲左右的矮子，身材約五尺六七寸。他說美國治癌病的醫院，著名的有六七處，何必到紐約那樣費用貴的大都市去，還是治不好的。算了罷。才到美國，就被澆了一瓢冷水，心中不禁黯然。第二天，又換了一架飛機，十小時後在紐約時間下午約三時到紐約。除新第兄嫂外，尚有江約先生等到機場接我。擔架抬我上救護車，新第兄駕車，如玲坐在他的旁邊，過聯合國大廈時，聽到新第告訴如玲左邊就是聯合國大廈。我也偏偏頭想看看這個像火柴匣的高建築，因為睡着的姿勢低，當然沒有看見。新第兄見到我的動作告訴如玲說：「先聞凡心未淨，

死不了。」

## 給我吃雌性荷爾蒙

到醫院後，送我到七樓的二等房，本來在臺北時，希望住一等病房的。因我是臺糖公司的「大員」，當然要顯一顯闊綽的身份，但是那一種的醫院，進去後，出來的很少，多半是從後門太平間出來。頭等病房是留給病危的病人們的。我住的房間已有三人，我的病床是靠窗的。我向窗外一看，摩天大樓林立，那時最高的兩座是 Empire State 及 Chrysler。我心中在盤算，這是花花世界，離臺北時，至友孫××勸我說：「只要您想活下去，不治的病也可以好。」我記着這句話以後，把臉轉向室內，好好的養病，不再東想西想了。室內雖有四人，但很寬暢，還有一間盥洗間，約十二疊大。如玲則被新第兄送到紐約西城的一個旅館內，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住在十五層樓上一個小房間內。每天坐計程車來醫院看我。醫院的規矩，下午一點到三點，晚上七點到八點，是探視病人的時間，大家都知道，醫院這個規定，執行很嚴，奉行很嚴，奉行無誤。我的主治醫生是 Dr. W. F. Whitmore，是一位泌尿科的名醫（癌症）。那時南下密雅密去開刀，不在醫院中。當時就有助手來檢查我的攝護腺，好像很輕鬆似的，費時只有半分鐘，病人亦不覺得難受。其他的全部身體檢查，陸續在進行中。

第二天早上到 Dr. Charles Harold 醫療室檢查我的喉頭。他有六尺以外的身材，約卅五歲左右，也是美國耳鼻喉名醫之一。他用的方法與姚

大夫所用的一樣，但是讓我說：「咿，咿，」之外還叫我咳一咳。他立刻說：「您的聲帶座上長了一個瘤，小事情，等到你的攝護腺開刀時，再一併解決。」三天後，Dr. Whitmore 回紐約，到醫院後，即來病室，與我檢查攝護腺。他約四十歲左右。有五尺八九寸高，好像隨隨便便似的，不一會，檢查手續就辦完了。再過兩天，下午來告訴我，您從頭到腳趾，都是健全的，並無癌病的現象。我聽了以後，坐起來抱着他的胳膊鬍子的臉親了一下。同時護士們都來向我道喜，下午如玲來看我，我告訴她。她嘆了一口大氣，說：「我有句話藏在心裏好久了，張××大夫說你的生命只有四五個月，陪你來，是看看有辦法沒有，假使沒有的話，還是陪你回去臺灣……。」

「她走後，我就反復的想：『誰在騙我。』」當天及第二天晚上都沒有閉過眼，經住院醫生打了一針可讓驟子睡倒份量的安眠劑後，還是睡不着。之後，我才瞭解一個神經失常的病源之一，就是想不通。」

當我住在醫院時，頭三天如玲都住在西城的旅館中，舉目無親，的確是相當的苦，她有遠親，也是中學同學，她三嬌的姪女，應情陰。她的先生游維義博士曾在美國西北大學學醫（外科）後在北平協和大學任教，抗戰後，游家全家遷美，那時住在長島。聯絡後，維義兄他們來看我，並在他們住處樓梯側代如玲租了一間小屋（好像上海的亭子間）從此如玲有親屬照料，來往雖然麻煩，要坐公共汽車，地下電車，轉幾次車，但我心中安適多了。

攝護腺雖然沒有病，喉頭的瘤，還是要割去的。同 Dr. Harold 約好到他的診療室去開割。第一次，只用局部麻醉，他把一具約一尺長的開喉器，塞進我喉頭時，我咳，我打噎，噎，非常的難過。於是他看局部麻醉不行，又約一天去開刀房，施全身麻醉來割掉這個聲帶座上的 Polyp 或 Singer's node。1月初。早八時護士來推我上第十二層樓（最高一層）去開刀，全身麻醉後，人事不省，初嚐 Ether 的經驗，在開刀房約一個半小時。下午一時許醒來，第三天接到報告，說是良性瘤。於是我心中千鈞重擔，一掃而空。原來在中心診所時，張××大夫給我吃的雌性荷爾蒙，（極重的份量）據說服食後攝護腺的腫大，可以延遲。到美國後，這種處理，一律停止。

抗戰期間，我把吸煙的惡習染在身上，在開會時，每天可以抽兩包，後來自己也討厭自己吸煙，當然全家都討厭我這個惡習，到臺灣後，先後設法戒煙四次，但立志不堅，隨戒隨吸，戒不掉。這次喉部痛，吸煙後更痛，病倒了睡在床上，當然自動地就把煙戒掉了，病愈後，發誓不再吸，到現在已十八年，沒有吸過一根。吸煙本來是一個習慣，而不是真的癮。自從把煙戒掉後，節省的费用，家中多訂閱幾份報紙，如玲當然贊成。

## 頸子上開個洞洞咳嗽

開刀後第三天，Dr. Harold 來病房檢查我的瘤，發現尚有火柴頭大小的一塊（原來的是

豆子大小)尚未拿掉。二月七日出院住在維義兄嫂家中。隔一天到Madison Ave. Dr. Harrold的私人診所去上藥，去了兩三次後，Dr.

Harrold找了一位男醫生來幫忙，想用局部麻醉，把剩下的那一小塊瘤拿掉，當然是舊事重演，長筒伸進我喉部，咳，喘，不停，手續只得停止。

Dr. Harrold要我再進醫院。等到二月十九，又搬進醫院。第二天，一清早八時，就推我到開刀房。全身麻醉後開刀，醒來是下午五時左右，左臂在打鹽水針中，右臂被膠布綁得牢牢地，不要我去抓。而脖子上似乎貼了許多膠布，很不舒服。後來發現頸上還懸有一隻長的橡皮管。想到上次在醫院時，有一個癌症病人，聲帶完全被割去，脖子上有隻灣灣的銅管五寸長，帶橡皮管，插在他的氣管中作呼吸用。他常常把這個銅管拿出來，把管內的黏膜吸掉。鼻中還有橡皮管通到胃。用餐時，把液體的食物灌進胃中。那個病人，已三進醫院了，自己還不能說話。每天一早，就有兩人來教他說話。教授人的發音，通通是低音，嘴先動，聲音隨後發出。據說是用丹田。(胃隔膜)把空氣逼出來，用唇舌等去調節它，就可有不同的音調。當然這種方言，又是一種。病者要學習三五個月，才能彼此瞭解。我一想到那個病人，就害怕不得了。莫非是我也害了癌，這次把整個聲帶都拿掉了？如玲適在病房中，也沒有方法解釋。晚上，Dr. Harrold來看我，他叫我說：「咿，咿，」我聽見我自己的聲音後才釋然。當天晚上，有一個特別護士(男)來照料我。事後才知道我的脖子短，開喉器很長，為

想法把那一塊剩餘的瘤完全除去，免得以後再長。Dr. Harrold及他的助手們悉心割治費時約三小時，怕我傷得利害，出血太多，所以在我的氣管中，穿了一洞安置一根銅管(四寸長)以作透氣用，免得喉頭阻塞，呼吸困難。用意太好了。不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醫院中室內設備很考究。窗子都是蔽風窗，兩層，嚴不透風，窗的下部，還另有一塊玻璃，約一尺高，以備在隆冬開窗時，冷的空氣，不直接的吹進屋裏來。屋中溫度，經常保持在攝氏二十二度左右，因此我們蓋的是一條被單再加一條薄薄的線毯。開刀的那一天晚上，半夜我咳嗽得很利害，醒來，見窗半開，迎頭風吹得我打抖，窗外雪花亂飛，特別看護又不在，他來後，趕快把窗替我關好，對我道歉又道歉說：「他因室內太熱，才把窗打開。」我自認倒霉，遇見這麼一個不懂事的特別看護。他白天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。晚上出來做特別看護。

咳嗽時，苦得不得了，咳嗽一半是從頸上的洞洞出來。我小的時候，過年前，家中飼養的肥豬殺來過年用，豬被殺死後，在它的後腿割一小口，用嘴從那個小口吹氣，豬就全身鼓起來，吹的氣都吹進表皮裏皮中間，然後去毛。記憶猶新，不料自己變成了一個活豬。咳嗽時，將氣吹進表皮裏皮中間，天明時，我的臉浮腫到耳根下，俗話說：「打腫臉充胖子。」我這次變成「吹腫臉充大胖子了。」

### 首次慶更生淚往肚裏吞

Dr. Harrold 上班時，看見我那種狼狽的情形，也嚇了一跳。檢查後，我的瘤已完全割掉了，創傷還算不太利害，於是就把我氣管上的銅管拔出，洞口塞紗布，外面加紗布、膠布，包好檢查時，我的頸項全腫大，胸的上半部亦發腫。假使遲一天的話，我將成為待拔毛的小豬了。

醫院聞名全世界，四方的癌症病人，全在等候進來，所以我的傷口還未收口，二月廿四就出院到維義兄家。因游博士是外科醫生，換紗布的事他可代勞。這是兩進醫院，兩次都是前門進出的。

三進醫院：在臺灣診斷病理時，容或有錯誤，因經驗不足，設備太簡陋的關係。在Memorial Hospital，情形以為可以兩樣了。出院時，醫院給我一張通知單，說：(1)恐怕有膽石，(2)注意高血壓，(3)脊椎骨有七節有鋸齒的長出，經與維義兄商量的結果，還是設法把膽石割掉為上策。於是到維義兄工作的醫院，哥倫比亞大學附設的醫院去檢查，經醫生細心地費時兩天檢查後，沒有膽結石的象徵。自此以後，凡是一切使我日夜焦慮的病根都去掉後，心中自然寧靜了，加以二十餘天的休息，在哥倫比亞中心量我的血壓時相當正常。醫生就奇怪了，要研究我血壓高的原因，把我的手放在冰中浸了一分鐘後，血壓就陡然增加了三十多度。原來我的血壓高，是神經質的而不是機能有問題。三月十四日就出院，我常以此自傲，三進三出，都是從醫院前門。的確是死神還沒有來臨，不是我有特別的本事。反過來，假使政府不送我到醫藥發達的前進國家去醫的話，

已被宣判死刑的我，恐怕早已是歷史上的人物了。床上睡久了，風濕病越來越嚴重，既不能走路，脖子亦不能轉動。維義兄建議到 Columbia 的理療科去治療，吊頸擺動，深熱燈的照射，然後高大的瑞典人。一隻手的按摩，約十次後，病情減輕，痛苦情形亦好了不少。之後，在維義兄的家中，經如玲的扶持，重新再學習走路。約二十階的樓梯，最初每次上下各需十分鐘，走五十米遠的路約半個鐘頭。到四月初，自己才可以慢慢

慢地走上街去理髮。四月中旬，糖業試驗所的王世中博士來信提到「臺糖公司那時的財政很困難，恐怕薪水都發不出來。」我本來想轉到美國西南部乾燥的地方去休養一些時候再回國。既然臺糖經濟如此困難，想臺南的氣候也很乾燥。加以如玲想兒思女的情緒，一天一天的增加，於是決定四月底啓程回家。五月一日到夏威夷，以衰弱的病軀，由如玲的扶助，勉強的參觀了該地久負盛名的糖業試驗所及糖廠。與世界有名的甘蔗育

種專家 Dr. Mangelsdorf 暢談，並奠定以後的友誼。並與曾到過澳洲去參加世界糖業協會的各方人士重晤面，此行爲時雖然很短，但收穫很豐。重返臺南時，已五月十五日了。過臺北時，飛機場接我的友好們，熱情的歡迎，以及自己又慶更生的眼淚，不住向肚裏嚥。國家賢明的當局們，愛才如渴的熱情，使我得以生還。我以至誠感謝的心情，對他們表示敬意。（待續）

## 譚延闓與張其銓

胡耐安

民六護法之役，譚浩明任湘粵桂聯軍總司令，譚桂籍，時陸榮廷雄據廣西，儼然一方重鎮，西南各省之宣言護法，乃對段祺瑞解散國會而發，並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，成立軍政府，推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，唐繼堯、陸榮廷爲副元帥，此蓋「桂系」之發軔期，張其銓，別號子武，爲桂籍之國會議員，以才略負重望，護法之役失敗，吳佩孚以第三師師長進駐衡陽，張其銓時在吳幕爲上客，張工詩，吳極敬慕之，張與譚延闓氏爲甲辰會試同年，交誼至篤；時譚退據郴縣，吳進駐衡陽後，即按兵不前，據說即係張從中斡旋之力，而譚吳之間，且時有賄贈。似在黎元洪再度任總統時，張子武嘗拜廣西省長之命，當然無疑的，是吳佩孚做他靠山。張居在桂平蘇橋，譚自滬經粵桂返湘

，過桂時曾留宿張家，譚有「蘇橋宿張子武家」五古一首紀其事，詩云：「故人能好客，爲我啓前軒，閱世尊喬木，宜人獨小園，楹書猶其帙，庭桂喜仍繁，莫漫曉行役，新醅正滿樽，暫歸乃是客，偶到即如家，樟老不知歲，榴紅已著花，驚心知物候，攬世感年華，僕僕誠何意，吾生亦有涯」。榴紅著花，蓋譚經桂時正夏初也，譚駐郴縣，張嘗過從，譚吳亦因之修好，時吳麾下將領馬濟者，以謀勇稱；亦桂籍，故人稱張、馬爲吳之雙桂云。

民九，直皖戰起，吳撤兵北返之先，由張電譚預爲部署接防及吳正式電至，譚得從容其事，蓋皆張之力助。後吳雄鎮中原，張任吳之秘書長，旋於奉、直戰爭中被亂兵所殺，譚時在漢口，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；聞張死訊，爲之於邑不歡者多日，並有「張子武挽詩」四章，（一）別眞投筆，三年負枕戈，有書常不達，無命欲如何，生死交情見，孤寒涕淚多，裏尸餘馬革，悽惻向江沱（側一作絕）。（二）辛苦依人計，艱危烈士風，前知傷郭璞，往事與咸洪，未必謀身拙，仍憐殉友忠，縱橫湖海氣，今日竟途窮。（三）少年嘗並轡，中道各揚塵，應準飛常厲，驕驕意苦驕，多才成負負，同好已寥寥，頭白誰相慰，羈魂不可招。（四）夙昔誰知已，平生誤感恩，家雖瓶粟在，篋有謗書存，志事兼儒墨，思心託夢魂，冤親同一盡，慟哭更何言。

張與福建林長民，同以才名負重望；張死于兵間，林亦死于兵間，郭松齡向奉張（作霖）倒戈之役，林實主其事，郭失敗被殺，林同時受害。才士際遇，不幸生當亂世，苟一不慎，生命隨殉矣。